



清浅时光

最后一个暑假

文/王秋女

自打进入高二后,生活就了无生趣了,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不过男生贾东岸除了读书之外,还做了件事,就是喜欢班里的一位女生。

女生是文娱委员,长得并不算很漂亮的那种,头发削得薄薄的,有点短;小小尖尖的巴掌脸,眉眼很清秀;人也薄薄的,个子很娇小,校服穿在身上显得过于肥大,她喜欢把袖子捋起来,露出细细的胳膊。走路的时候,细胳膊甩得很高,嘴里轻轻地哼着歌,贾东岸走在她后面,看着那肥大的校服也掩盖不住的纤细背影,那细胳膊甩啊甩,好像甩到他心上,让他的心冷不丁抽了一下,又抽了一下。

她歌唱得极好,但平时做事却丢三落四,好像总是心不在焉,上课也老走神,成绩始终中不溜。眼看要高考了,学霸贾东岸就暗暗替她着急,她却似乎并不太在意。

五月,学校艺术周,要搞个文艺演出,高二的学习抓得紧,没有同学愿意参加排练,老师也不支持,她只好搞了个最简单的男女声二重唱,女声当然是她自己,男声就去求贾东岸上。

贾东岸确实有把好嗓子,音乐老师曾夸过他是标准的男中音,但贾东岸没想到平时看起来老心不在焉的她,竟然注意到自己的歌唱得好,内心很是激动,一口应允。排练了没几次,两人就配合默契,演出那天的合作简直堪称完美,最普通不过的男女声二重唱竟然在强手如林的演出中拿了二等奖。贾东岸以为这会令他们的关系有某种突破,但唱完歌后两人又成了平行线。

五月过后,就入夏了,高二生的暑假,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暑假,头尾都要补课,就中间放了两周的假,算是透透气,还要背一大堆卷子回去刷题!

知了单调的叫声将夏日的白天拉得很长,电风扇嗡嗡的声音让人愈加烦躁,贾东岸坐在书桌旁埋头刷题,偶尔抬起头茫然地看看纱窗外被太阳暴晒得发蔫的一动不动的柳条儿。两周的假期眼看就要过去了,贾东岸突然冒出个念头,很想去看看她,这个念头冒出之后,就再也无法压制。

贾东岸知道她家的地址,她家并不在市区,而在郊县,要先坐公交车到城郊,然后再坐开往郊区的公交车。但贾东岸不想坐公交车,他要骑单车去。

出发前查了下地图,全程大概有26公里,贾东岸早上5点半就出发了,开始还有点清凉,但没骑多久,太阳就开始显示它的威力,很快将清晨残留的几丝凉意都蒸发殆尽。骑了大概一半的路程,路边有条小河,贾东岸在小河边洗了把脸,在树荫下休息了会儿,又继续往前骑。

他骑得很快,骑到县城八点都不到,小城很小,略打听了一下方向,很顺利地找到她家,小巷子进去,一个独门小院落,院门半掩着,贾东岸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葫芦架下看书的她。在家没穿校服,穿了条粉紫色底的圆点连衣裙,半低着头,短短的头发好像长了点,略遮住了脸,夏日清晨纯净的阳光透过浓荫的缝隙,漏下几缕在她脸上,那皮肤仿佛也沾染了淡淡的绿色,在阳光下呈现出半透明的质感,贾东岸觉得自己几乎可以看见她脸上半透明的皮肤上那细细的绒毛,像架子上垂挂下来的嫩绿色小葫芦上的细茸毛。贾东岸不自觉地伸出手,似乎想去触碰下她那娇嫩的皮肤,或是那鲜嫩的小葫芦。她看了会书,抬起头,像是发现了外面有人,贾东岸如梦初醒般地缩回手指,迅速往旁边闪躲,却半天没听到任何动静,又忍不住偷偷地探头过去瞄了瞄,她正自顾看着前面出神,并没有发现什么。

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有声音喊她吃早饭,她懒懒地起身,粉紫色的裙裾微扬,闪了进去。贾东岸又默默地站了会,也没去吃早点,顶着越来越烈的毒日头满头大汗地骑回了家。那年暑假就这样结束了,高三的学习气氛越发紧张,贾东岸全力以赴,她似乎也比以前认真了点,高考结束,大家各奔东西。她走时,贾东岸想去送她,但终于没好意思开口。一个多月后,贾东岸收到了录取通知书,是远在北京的一所985大学,她则进了本市的一所师范院校。

从此,再无交集。

多年后的高中同学会,聚完餐去K歌,毫无防备下,有同学起哄让贾东岸和她合唱一首。他突然记起那个五月的男女声二重唱,记起那个倏忽而过的暑假。而她,应该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个夏日里,有个少年曾站在她家小院门外,偷偷地看她。

人生絮语

记忆中那些小黑鱼

文/杨利珍

三个月前,去鱼市买了几条小鱼,也许预感到他们不会活太久,临走时,看到店家地上的那一盆泥鳅,向老板要了几条。回到家,把那些小鱼分别放在几个花瓶里,泥鳅放一个瓶里。老公和女儿听我说要养小鱼,两人不约而同认为这些小鱼活不了一周。

我虽然不服,但没出两人所料,五天没过,那些小鱼就一命呜呼了。好在那些泥鳅还活蹦乱跳,我的负罪感减轻不少。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开始我给放泥鳅的花瓶换过两次水,最近这一个月,忙得忘记了家里还有泥鳅这个事儿。

星期天,打开电脑准备码字,忽然听到脚下“扑棱扑棱”的声响,低头查找,才发现是花瓶里的泥鳅游动时拍打瓶壁的声音。拿起花瓶,看到瓶里的泥鳅少了几条,但水依然清澈,只是剩下的几条泥鳅比拿回家时瘦了不少。看到他们在花瓶里游来游去,心头涌起一丝感动。是为它们的坚持?为它们顽强的生命力?我也说不清楚。

赶紧给花瓶换了水,把鱼食放进一些。那几条泥鳅纷纷张开嘴巴,追逐着鱼食,一颗一颗吞进去。三个月的坚持换来一顿饱餐,我想那个时候它们是最开心的。

看着这些小泥鳅,我的思绪不由自主飘回了小时候,仿佛又看到了那一盆盆小黑鱼。

那时在我们村,看到鱼是一件很稀罕的事情。人们也许只有过年的时候能吃一次鱼,有的也许过年都没有。而我家那几年,却经常能吃到一种小黑鱼,我不知道它真正叫啥,隐约记得人们叫“面棍儿鱼”,现在想来,就像大号的泥鳅。

那个时候,大伯在离我家30多公里的一个乡里上班,那个地方有水塘。夏天,隔一段时间,父亲便骑自行车去看大伯,当天打个来回。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自行车后座的侧面挂一个帆布兜子。有两年,父亲从大伯那儿回来时,经常带回满满一兜子“面棍儿鱼”。

父亲拿回来时,先把鱼放在大盆里,那些鱼的生命力也很顽强,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依然活蹦乱跳,时不时有一条蹦出来,我们几个小孩兴奋地尖叫着,大人手忙脚乱地抓着,家里一度乱成一团,幸福的味道飘满整个屋子。

开始时,奶奶和妈妈会把拿回来的鱼都煮熟了,整整齐齐摆放在盖帘上。鱼的香气飘满整个院子,引得来找我们玩的小伙伴直流口水,母亲总会给他们几条吃。

那时没有冰箱,夏天天热,做好的鱼放不住,一次吃多了又不香。后来妈妈决定把鱼炖一部分,留一部分放盆里养着。

但他们不知道,盆里放着的鱼成为我笼络小朋友的“工具”,我偷偷把小鱼送给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反正父母从来不数一共有多少条。

小朋友们拿到我送他们的小鱼,开心得不得了,都像宝贝一样养在家里。而我们之间又多了一个话题,多了一个秘密,多年后,多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妈妈,你刚才换水时是不把一条泥鳅冲马桶里了?”女儿的尖叫声把我拉回了现实,我赶紧冲向卫生间。

历史仿佛重演,多么相似的场景,只是当年那个尖叫的小女孩已成为小女孩的妈妈。